

◇ 水洞内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脚下有条河

敝单位附近两条路交会，逢雨必淹。有一年，本城大领导批评干部们不注重小事，严重影响市民生活。他举例说，每年下雨就淹，可以把下水井盖（铁算子）换成大的，水流下去自然就顺畅。

一句话立竿见影。附近连续施工，铁算子全换。此后再无水患，岁月静好。不免感慨，这也不算什么高科技，换个思路而已，怎么干活的人就想不到呢。

后来又有疑问，如果下水管道不畅，换大铁篦子不还是堵吗？年长同事曰，下水道应该也配套做大了。但我们这个地方没问题——因为我们脚下是一条河。好像叫流塘河。

脚下竟然有条河！同事的话深深触动我。中午出门，忍不住低头看，一条坚硬的路，光脚走在上面会硌疼。莫非这只是一个盖子？我现在是走在水面上吗，还是走在水的雾气中？脚

下微波荡漾，泛起涟漪，想想还蛮不错。我要在涟漪上留下一个脚印。哦，下面也可能是泥泞，拽住鞋子不让我走。我只好甩掉它，光脚逃离。

好奇心盛，我决定找个本地人核实一下。年过七旬的温先生土生土长于宝安。我给他打了个电话。他说那条河不叫流塘河，粤语发音为“汗水虫”（听起来很悦耳）。用普通话讲，应该是“咸水涌”（涌读作“冲”，小河沟的意思）。用了一辈子方言的人，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后，不得不习惯于一句一翻译。而翻译过来的字眼，在言说者心中，是经过了粗暴打磨的，并不能完全表达原意。得名“咸水”，乃因海水倒灌。这条小河流经流塘村和河东村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，整个深圳大拆大建，其中一段被填埋了，就是今天的流塘路。另一段加了个盖，成为暗渠。

继续打电话询问温先生，希望多获得一些有关这条河的信息。问，你确定当年的咸水涌就在今天的流塘路下面吗？答，那当然，小时候我在那里抓过鱼的。

确凿的语气里似乎含着一丝无奈。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画面：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，干净，清澈，岸边灵活的青草摆来摆去，几个孩子在岸边嬉戏，光着小腿跑来跑去。一辆挖掘机，后面跟着一辆推土机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铺天盖地的土层迅速掩盖了一切。孩子们惊惶乱跑。溪水如一条蛇，甩着尾巴使劲挣扎，挣扎，渐渐软塌塌地停住。它死了，溪水不见了。小鱼小虾深埋于地下，日久天长，成为化石。

孩子长出了胡子，拄了拐，而掩埋还在继续。老人走过来问推土机的司机，这里有一条河吗？司机支支吾吾地回答，这里，这里没有。发源地在那边。他指着远方。他的脸红了。而老人蹲下身，定睛观瞧，认出了柏油路下面的水，还有当年他想抓没抓住，逃跑过的那条小鱼……

◇ 初见秋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相信自己的勇气

这是一件周围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事，可陆敏就是愿意去做，不管听到过多少反对的声音，或许，这就是她能成为上海工匠的原因。

陆敏的蓝莓基地是上海最早成功投产的蓝莓基地。在21世纪初，蓝莓在上海，仍是稀罕物。作为一种保健水果，它的营养价值和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都非常高。2006年4月，当时分管林业的副局长想在上海培育一些高端水果，其中就有蓝莓。陆敏主动请缨，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
陆敏的这一举动，在朋友中引起一片哗然。上海人吃水果，有几大爱好：脆、甜、水分多，最好没有籽。那时的蓝莓，光凭吃口，绝对不符合上海人的口味。不过，蓝莓的营养价值丰富，抗氧化能力强，又能促进小孩子视神经的发育，如果真的能种好，社会意义非常大。陆敏是想试一试。

敏，敏而好学。人如其名，30岁出头的陆敏，敏锐，反应快，人也勤勉。她不怕辛苦，跑去全国各地引种，国内种植蓝莓的地方，她几乎都去过，她要从中筛选出适应上海气候环境的品

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陆敏其实被浇了不少冷水：蓝莓娇贵，怕旱又怕涝，对土壤的要求极高。以前上海有人尝试过种植蓝莓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

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陆敏不信邪。她查资料、反复论证、评估后认定：上海种蓝莓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大的，因为蓝莓是杜鹃花科的，杜鹃花在上海行，蓝莓一定也可以。陆敏的“老林业”父亲也支持她。就这样，金山吕巷的一片地成了陆敏的“试验田”。但那片地，地势低、土壤条件差，因为曾种过杨树林，土壤几乎没养分。翻整土地时，陆敏还在地里捡了很多杨树根。

那时起，勤奋的陆敏，一头扎进了蓝莓的世界，但现实是残酷的，陆敏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壤不适应。上海的土壤偏碱，且稍微带一点盐，蓝莓在酸性且疏松、有机质比较丰富的土壤里长势才好。想尽一切办法改良土壤后，陆敏终于在上海金山把蓝莓种活了。

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，陆敏开始尝试引进一些五年生的大苗，第二个难题出现了，大苗表现不好，开花蔫蔫的，新叶发不出来，第二年也是这样。

当时，蓝莓是新品种，国内关于蓝莓的数据太少。很多人都对陆敏说，蓝莓是寡肥植物。“果树寡肥？”陆敏睁大了眼，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结论。她请教父亲，父亲和她的观点一致：“不大可能啊，种出来的果实要好吃，必须要靠肥料啊。”父亲鼓励陆敏去尝试，不要丢掉热情。这份鼓励是陆敏最大的动力，她开始肥水试验，不同的肥料、不同的比例搭配不同的植株、不同的土壤配方。陆敏的试验全在田头完成，她认定，不亲近自然的数据，是没办法在实际种植中应用的。

自从和蓝莓较上劲，陆敏不再穿高跟鞋，也不穿裙子了。戴个草帽，穿个胶鞋，往田头一站，远看，她就是一个农民。她走路一阵风，因为做授粉试验、肥料试验，要观察花期、观察果径膨大，这些比对，都几乎要在同一时间完成，动作得快。用陆敏的话说，种蓝莓就是要在田头摸、爬、滚、打。

相信自己行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际去做一次！陆敏对于蓝莓的执着成功了。这一路上，她不怕别人泼冷水，不犹豫也不后退，只做一心人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当她真的行动起来时，却发现，事情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难。或许，和她的逆向思维有关，或许，这就是相信自己能行的勇气吧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粉汤

粉汤是回族人喜爱的风味小吃，又叫回族女儿汤。回族主妇几乎没有不会做粉汤的。

粉汤由来已久，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。《水浒传》中戴宗去京都送信，路遇一饭馆，酒保推荐的饭食里就有粉汤。《西游记》中还详细描述了粉汤的做法：“取些木耳、闽笋、豆腐、面筋，园里拔些青菜，做粉汤。”这已经和现在的粉汤很像了。油香入口松软，味美醇香，与酸辣爽口的粉汤是绝配。

朋友做粉汤尤好，排骨焦香，酸白菜爽口，粉块滑溜劲道。几十年里，吃过无数次，那滋味经过岁月和友谊的发酵，越发可人。粉汤于我，似乎与其他饮食不同，更多了肝胆相

照的见证。

那时年少，喜欢和朋友在一起。天天一起上学还不够，寒暑假也要找各种理由在一起。回族人过节用粉汤招待客人。过节去朋友家吃粉汤是最好的借口，也因此，夜里可以住在一起。那个年代房子都不大，小屋很小，两张高低床，就安置了我们的渴盼。诉说过心事的夜，年少的梦、迷茫，藏进夜色的憧憬，现今都不记得了，躺在被窝里窃窃私语的场景却时常出现在眼前。见证过我们成长的人，有的已经离世，可是那些过去的日子却无法过去。

朋友的母亲待人热情，做得一手好粉汤。粉汤油亮，粉块筋道，吃了就让人惦记。酥脆的馓子、酥皮点

心、油香绵甜味、加了香豆子的花卷、软绵的油塔子，是他们节年里待客的食物。滚热的粉汤上桌，胃里的馋虫比我们的笑谈还喧腾。朋友的母亲看我们吃得欢畅，眉眼里满是慈祥 and 满足。现在想想我在那里享受的是被当作这家人女儿之外的女儿来疼爱的。

一碗又一碗的粉汤，时光年年。我们急急缓缓地在生活的流沙中走过少年的童真、青春的迷茫，中年的困惑。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成生活。幸运的是，时间并没有把童年少年的时光切断，粉汤就这样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食物，成了我们整个少年时期、青年时期最重要的味道，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习惯中。

出远门时间久了，胃里缺少滋味，在这片土地上一落脚，最惦记的就是烤肉、粉汤，那一刻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胃知乡愁。